

屏
女风后的
人的

〔美〕

於梨华

著 人民文学

出版社



1712.45
935

屏 女风 后的 人 的

〔美〕於梨华●著 人民文学

出版

一九九九年·北京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18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屏风后的女人/(美)於梨华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6

ISBN 7-02-002796-2

I. 屏… II. 於…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719 号

责任编辑:彭沁阳 杨 渡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43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3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9.80 元

洋溢着一种生命的力量(代序)

——评於梨华兼论《屏风后的女人》

李 子 云

我最早接触到的台湾文学作品,是於梨华的《傅家的儿女们》。那是在一九七八年,大陆还没有全面实行开放政策的时候。这部长篇小说所写的这个儿女众多的大家庭,虽然是由大陆迁移到了我们当时完全隔膜的台湾,而且其中一部分成员随后又转移到了我们当时更不熟悉美国,但是发生于小说中的那些故事,那种家庭,那种亲人之间产生的种种让人难以忍受又无从了断的摩擦与纠葛,却一点也不让人觉得陌生,它让人觉得四十年代大陆某个大城市,似乎应该是江南的大城市的某个中产阶级家庭故事的延伸与发展。尽管环境和背景改变,其中演绎的世态冷暖,人情悲欢却仍然为我们所理解,并能与人发生共鸣。

那次阅读后,我对台湾文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自此我开始通过香港的朋友收集台湾小说,恰巧我的那位朋友也是一位於梨华作品的爱好者。他陆续送来了许多七十年代盛行于台湾的白先勇、陈映真、陈若曦、黄春明、王祯和等人的作品。其中,以於梨华的作品最多,我于是知道於梨华的成名作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这本小说在台湾被奉为留学生文学的开山之作。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确实为中国留学生文学翻开了新的一页。它所反映的那一代台湾留学生在归与留的问题上难以抉

择的踌躇、彷徨的心情和沉重的思想矛盾，以及留下来之后所感受到的苦闷和失落感，对于七十年代的大陆读者来说，还比较超前与生疏。因为本世纪以来中国负笈西方留学的人绝大部分视学成归国为必然之路。因之，留学寄居的生涯不过是一段或长或短的暂时的羁旅。其中也有作家抒发过客居的寂寞，飘泊的感喟，但那都不过是返乡之前的游子情怀，而从没有过那种“有家归不得”的失根的危机感。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则反映了五十年代台湾留学生中出现的新问题，学成归国已经不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是否归去已成为留学生一个举足艰难、难于抉择的大事。揭示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想困扰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应时而出，自然在台湾引起轰动。当它刚传入大陆时，大陆读者对于这种矛盾的心理状况尚无体验。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它也在大陆留学生和他们的留守眷属，以及向往出国的年轻人中成为畅销书。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傅家的儿女们》可以说是於梨华的代表作。这两部小说最充分地显示了她小说创作上的特点。於梨华基本上属于经验型的作家。她的作品的取材大抵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关，基于她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她不属于那种侧重想象善于营造空中楼阁或侧重思辨的作家。

翻开她的十八卷集，书中的人物几乎都是随着她逶迤前行的，当然在写作中，她也会伫足前望，但是她所张望到的大多是与她生活具有一定关联的人和事。不时她也返身回顾，所引发的也都是自己的少年时代或青年时代的记忆，不过，她的大量作品都是表现当下新发生的人和事，敏锐且及时。由于感受是全新的，因而带着作家的尚未经过滤的激动，显得新鲜活泼，充盈着一种富于真情实感的感染力。《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如此，《傅家的儿女们》如此，后来的《考验》等无不如此。

如果将她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排列起来，我们从她的笔下就可以看到那批台湾留学生在告别了事业上难于求发展、在心理上又备受压抑的故土，变成了美籍华裔学人之后的不停变动的生活历程。那是一条为求得一席之地所经历的漫长、曲折、充满艰辛的奋斗之路。置身于不同的民族与相异的文化包围之中，他们都是一个个十分孤立的人。尽管在他们中间不少人学有所成，但是，由于处于外来者的地位，在学院内部的复杂激烈的升迁斗争中，他们往往居于劣势。不少人在身心俱伤之后落了个失败的下场。竞争并不公平。

於梨华不但犀利明快地表现了这些华裔学者愤然不平的情绪，还揭示了他们将这些情绪带回家，转嫁给妻子之后所产生的种种风波。家庭也变成一座痛苦的围城。围困于其中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其实比男子还要大得多。她们在就业问题上不但和男子同样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并且还得忍受种种性别歧视，回到家中，又要充当具有大男人主义的丈夫的出气筒。

於梨华似乎没有明确的女性主义的主张，但是她的许多作品，也许可以说是大多数的作品，都涉及女性所处的困境。她不是从理论认知出发，而是由于她具有一双作家的眼睛和一颗富于反叛精神的心，她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无论是在五十年代之前的中国，还是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尽管形式不同，性别歧视处处存在，她心有所不甘，在她的作品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一位性格刚烈的女子的抗议。

尽管於梨华属于经验型的作家，但她不停留于叙述故事，堆积事件的层面。她注意观察、剖析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深层心理状态。试举一例。在短篇小说《小琳达》中，她写了一个美国小女孩和中国女留学生保姆之间的对峙，小女孩以种种刁钻古怪

的行为将女留学生折磨得精疲力竭,精神濒于崩溃。小说描述全然超出留学生打工的范围,着重凸现的是两个个性强烈人物的性格冲突,并从中体现人性中的某些隐秘而复杂的方面。於梨华还特别擅长于表现性格强烈的人物,尤其是具有反叛性格的女性。

这些人物大都感情刚烈,内心充满着各种欲望的骚动,对现存环境和既定命运不满,并敢于进行挑战。她的语言又明快锋利充满激情。因此,她的作品总是显得蓬蓬勃勃,洋溢着一种生命的力量。这正是於梨华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有的作家风格多变,有的作家则始终保持着某些个人特点,於梨华基本上属于后者。不少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当前的生活逐渐失去兴趣,即使继续写作,也常喜欢回顾过去的历史。於梨华则不然。她始终聚精会神地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他(她)们的心理变化和产生的新问题。

这本《屏风后的女人》就是见证。当年留美的学人早已过了中年,儿女也都长大成人。我们在这本小说集中看到的已不再是当年的夫妻矛盾,而代之以两代人之间,甚至三代人之间的冲突——除去第一代移民和他们在美国长大的子女之外,还加上他们子女与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冲突。这也就是所谓的代沟。

於梨华的视点仍集中于女性,冲突多半发生在母女之间。如果说,我们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看到是华裔家庭中,中美两种文化所形成的“鸡对鸭讲”式喜剧性的冲突,那么,在这本小说集中所见到的则是感情方式上索取与给与之间的冲突,对爱与爱的方式的不同要求,造成了母女之间的隔阂、对立,甚至反目,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不但看到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成长的孩子对父母的要求与中国传统规范有着多大的不同;她也看到自认为保留着传统的孝道观念的第一代移民,其实

也已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于父母已失去“孝道”所需要的奉献精神 and 耐心。

对于这两条代沟,於梨华在抒写中虽都深有感慨,但她却不作是非评判。她明白第三代人的行为与现实无法符合第二代的要求,第二代也无法满足第一代的期望。她只是让人们看到历史就是如此无可奈何地走过去,新的代沟还将不断地出现……

於梨华虽老不老,与她同时代的作家,大部分已搁笔或写得很少了,她仍视写作为生命,仍一如既往地观察感受生活,满怀激情地去表现她终生感兴趣的那种性格强悍的人物,表现她们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自我冲突和相互之间的冲突,毫不懈怠。这既令人羡慕,又让人对她生出敬意。

(本文作者李子云女士,为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作 者 像

目 录

洋溢着一种生命的力量(代序)	李子云 1
----------------------	-------

寻

开场白	3
马二少	6
汪晶晶	35
叶真	66
黄伍德	98
尹卓镠	131
江巧玲	164
姜士熙	197
王素蕙	230

相见欢

姐妹吟	267
母女情	290
昭文	290
昭贞	310
母亲	331
蝶恋花	352

屏风后的女人

踏碎了的九重葛	401
屏风后的女人	425
大姑	425
小姑	439
娘	452

附录一

转眼二十五年	於梨华 467
--------------	---------

附录二

於梨华作品目录	471
---------------	-----

尋

开 场 白

我居然做起老板娘来了，这是我以前做梦都不会梦到的事。是这样的：我和其他从台湾来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在台湾读完了大学，眼看职业、婚姻都没有什么着落，当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飘洋过海，到美国来找“机会”来了。

机会找到了！那就是找到了丈夫。

他在一家餐馆——当然是中国餐馆——洗碟子，我在那家餐馆管大衣与帽子。先是点头招呼，再是攀谈：你是台湾来的？是啊，你也是？哪个学校的？哦，某某人认得吗？好像他是某某人的表哥的小舅子？是啊是啊！他也在这里，在“醉月楼”打工。真的？世界说大是大，说小也小。可不是！然后是聊天，然后是相送回家，然后是相约出去。要不了多久，两人把对方都衡量得差不多了。好，就他吧！

在念念有词的洋牧师面前，两人先后说了声：“爱赌”——I do，就结为夫妻了。静下来想想，可不是，婚姻的确是一桩赌博。

结了婚，等他拿到了工程硕士，找到了这边这个大公司的相当稳定的职业，我们就搬来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反正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与其他任何不大不小的城市一样，有摸边儿(Mobil 汽车)加油站、有麦当劳汉堡饼快餐，有假日旅社，有灰狗站(长途汽车站)，有霍斯出租车店……反正别处有的，这里都有。这里有中国人吗？嘿！美国还有哪个城市，不论大小地区，没中国人的？！

我们一住定，我就扑通扑通生下两个儿子。吕家——我丈夫姓吕，自然很高兴，可苦了我这个“上床老妈子”，里里外外，大大小小，两手都来，一脚全踢。会做要做，不会做更要做，好容易熬到了两个传家宝上了小学。

他们进了小学，我则进入了尴尬的年龄，美国人所谓的三十一——四十领域。怎么尴尬呢？回学校读书吧，老了点，记忆力差了不说，没那股二十出头时的劲。做事吧，身无一技之长。在家坐着吧，那真是像坐在高级监牢里：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晚上，晚上等早上。明天等到了，我发现自己还是晃呀晃的，心慌。

丈夫看看情势不妙，提出种种建议来，串门子呀，学种中国蔬菜呀，参加健身房俱乐部呀，养只北京狗或是暹罗猫呀，学学打麻将或桥牌呀，没一样叫我动心的。这样又拖了一阵，等他实在看怕了我这张“黑脸”之后，他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开个小小的中国礼品店，既可以为我解闷，更可以为他生财，将来还可以把两个精力过人的小将拿来派用场。还有，可以接触到平时见不着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嗨！我一拍掌，当即同意。礼品店开在城南一个规模很大的林赛购物中心。铺面不大，应有尽有，门面自然是朱漆红柱，横匾上金笔描了只开口狮子，狮子翘起的尾巴上勾着店号：中国礼品店。店里真正货真价实的中国产品却并不多，而像中国杂碎一样：有精巧的日本茶具及小电器，印度制的麻纱衬衫，韩国出品的拖鞋、小玩意、弓背烤肉器，中国台湾来的绣花鞋、珊瑚首饰，中国大陆制的竹编小器皿、丝织品、字画，加上各种食品罐头，倒也摆得琳琅满目。点上几炷香，放一张吹笛子的《小放牛》乐曲，就十足的东方风味了。人们走过，不进店的也要驻足，不购物的也要进店转转，发出轻微的赞叹声。

做老板娘最过瘾的一着，不是丁零咚隆响的钱柜收钱，也不是对一个全时两个半时、圣诞节时人数加倍的店员的发号施令，

而是坐在柜台后，或是站在店门口结识到的顾客。先是寒暄，再是交谈，再是谈心。

开店这些年，赚了不少钱，但因而结识的人与他们的故事，真要比钱财丰富了不知多少多少倍哩！

下面的几个人物，也许你们认识，也许你们也碰到过，也许，其中一个就是你，或者，像你。但，不必担心，他们是我碰到的、认识的许多人物的糅合、拆散，重新组织起来的角色。是真，也是假；是存在的，也是虚构的，啊，真难说。如果你读了，觉得对某一个人似曾相识，那只是一种巧合。天下巧合的事，多得是。

马 二 少

他一进店，我打量了他两眼，就断定他是上海“赤佬”。光看他那一身打扮，就够。一般人，像他这种年龄的，穿着保守，一套深色的西装，或者，深色长裤，人字或方格上装，深红领带，最多配上件细条子衬衫。他则不然，红黄蓝白黑齐全的细斜条西装裤，全黑的乌龟领套头薄波罗衫(Polo Shirt)，外面是一件粉红色的上装。幸亏他个儿高，又保持了身架，衣服听他的话，服帖。他跨进店来，在柜台前一站，伸手过来，笑嘻嘻地说：

“侬阿是老板娘？”

说老实话，我一向觉得上海话邪里邪气的，既没有北京话的清脆利索，又没有广东话的沾点倦怠的磁性。女人讲上海话倒也罢了，男人一讲，就像伤风到尾声时喉里的浓痰，既出不来，又咽不下，出来的话都被搅得混浊一片，没有肌肉没有筋。

“不敢当，叫我吕太太还是江彩霞就可以。”

“哦，吕太太，哪能写法子？”

我这个湖北佬自然不会讲上海话，连听起来都觉吃力。明明是“我”，上海话却是“我侬”，明明是“你”，上海话却是“侬”，明明是“他”，却是伊人的“伊”，真是不通之极。“双口吕。”又怕这个上海“赤佬”听不懂，补了一句：“吕布的吕。你贵姓？”

“姓马。侬叫吾弗瑞地。”他连忙从屁股口袋掏出皮夹，翘起了小指，抽出一张名片，递了给我，“请侬指教。”

“不敢当。”我对排列了好几行的头衔瞄了一眼，“马先生会